

张发颖 著

烽火

抗战 中的童年
——一个儿童团长的回忆

学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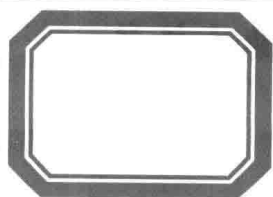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发颖 著



抗战烽火中的童年

——一个儿童团长的回忆

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抗战烽火中的童年：一个儿童团长的回忆 / 张发颖

著. — 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15.9

ISBN 978-7-5077-4855-0

I. ①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抗日战争—史料—中国

IV. ① K265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3416 号

出版人：孟 白

责任编辑：潘占伟

封面绘画：曹 强

照片搜集：王泽民

装帧设计：徐道会

出版发行：学苑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79

网 址：www.book001.com

电子信箱：xueyuanpress@163.com

联系电话：010-67601101（销售部） 67603091（总编室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：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尺寸：710×1000 1/16

印 张：13.5

字 数：156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2.00元

本书编委会

周 敏 魏战强 王泽民
庞 静 陈金波

前 言

伟大的抗日战争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受侵略、受侮辱的中华民族的翻身战争。它使我们这一历史、文化悠久的民族觉醒了，站起来了。

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，应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、抗日联军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英勇奋战的结果。

这一伟大的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，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、八路军深入发动群众，把社会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。所谓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岂止匹夫，妇女、儿童，都发动起来了，整个社会动起来了。因此，形成了惊人的力量，撼山撼岳、翻江倒海，使疯狂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
当时，恰恰是我的童年时代，我也随着长辈们，走入了这一战争。我所知的，只是敌后一个极为普通的、不到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抗战的情形。在这个小村子中生活着极为普通的农民，和别的普通的、大大小小的村子中的农民兄弟一样，在用各自适合的方式，与敌人斗争，共同谱写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歌。

在这场战争中，他们义无反顾，参军参战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人出人。有的人参加抗日军队后，不但没有薪饷，甚至连身上的单衣、夹衣、棉衣，都是从自己家里拿去的，连一套普通的军装也没能

领到就付出了年轻的生命，倒在战场之上。有的人虽然没有牺牲，但为了抗战，出生入死，尽心尽力。整体说来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有的献出了儿孙，有的失去了丈夫、父兄。但战后，他们却感到那么自然、应当，仍是靠耕种自己那一份土地过着简朴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些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精神所在，是我们民族的真正柱石。

1995年，正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，在这一汹涌澎湃的抗日战争期间，老乡们的战斗生活和经受的苦难以及我的经受残酷洗礼的童年，总使我难以平静，感到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，借此告诉后来者：我们的胜利、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是多么的来之不易。“勿忘过去”，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”，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我们应当向牺牲的、未牺牲的前辈们学习，做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群众中的一员。只有以普通一员对待自己，个人对我们民族、人民做出的贡献才是伟大的，才是真正不朽的。

书中所写，仅以我个人在那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中及活动所及范围所见、所历为对象。人名、事件皆实有，偶有出入，也是因已历五十余年，记忆差错所致。个人以为，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，毫无虚构。在中华大地上，遭受日寇侵略的其他大小村庄，无不有自己的抗战历史、抗战人物，所有这些，汇成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洪流，必将名垂青史而不朽。

张发颖

1996年2月15日
于北京寓所灯下



目 录

前 言 / 1

一、上学了 / 1

二、日本鬼子来了 / 5

三、起黑团 / 13

四、八路军来了 / 17

五、没有枪、没有炮，我们自己造 / 29

六、在学校里对阵 / 35

七、谁去当八路 / 41

八、带“鬼气”的人 / 45

九、沾“仙气”的人 / 49

十、念八路军给的书 / 51

十一、破路 / 55

十二、日本鬼子扫荡 / 59

十三、老乡掩护我们 / 65

十四、躲避日本鬼子和汉奸二鬼子的骚扰 / 75

十五、牵着牛、驴跑 / 87

十六、抗战最困难的两年 / 91

十七、我们的歌声 / 99

十八、我们也要打鬼子 / 109

十九、已见转机的 1943 年 / 113

二十、西大杨家歼灭战 / 121

二十一、透亮的抗日战争 / 133

二十二、我怎么看书学习 / 143

二十三、我所认识的八路军战士（上） / 149

二十四、我所认识的八路军战士（下） / 165

二十五、日本鬼子投降 / 185

附录 张发颖传记 / 191

后 记 / 207

一、上学了

我出生于 1930 年阴历六月。

我家住山东临邑城西北十五里东张北村（又称老张北）。这里还有两个张北村：一个西张北，距东张北村不到半里；一个前张北，东南角距东张北村一里。三个村基本以张姓为主，一个祖宗的公孙，只西张北有几户外姓。东张北村正东一里为高相谦村，东面偏北二里为门刘庄，正北偏东三里为孟家寨，正北偏西一里为焦家寨，西北一里为陈家楼，陈家楼再西杨斜庄。西张北正西三里为大杨家村，西北过焦家寨，还有仅几户人家的小陈庄，四里为盘河镇。斜贯盘河镇西南东北走向有一条沙河，人称禹疏九河之一的勾盘河（现已修好通水）。盘河镇即《三国演义》所说公孙瓒守盘河、赵子龙大战盘河之处。

我家中有祖父（祖母早死，我未见过）。伯父、伯母，有三个孩子：大孩子法杰，与我同岁，小我五个月，算是二堂弟；还有一个孩子，小名“臣子”，9 岁时夭折；一个女儿，叫桂香，算是我的大堂妹。父亲行二，只我一个孩子。叔叔、婶婶，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叫法逵，小我 3 岁，算我三堂弟；女儿叫小丫，是我二堂妹。还有一个小叔，据说出生以后，即过继给本家——我称作二爷爷的张金老头。按照宗法制度，已不算我们一家人了。伯伯、叔叔与爷爷在家种地，父亲在门刘庄我姑奶奶家于临邑城内开的清泉杂货糕点酒店当店员，后

又到他家开的西大兴酱园当管账先生兼醋把式。

当时我们地方人家的穷富有四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家里喂的牲口有骡马，干活雇有扛活的（长工），自己人不下地干活。吃饭能吃上细米面（小米）饼子，有时还能吃点馍馍（白面馒头）。第二种是家里养的牛大驴大，能套出一轱好犁杖或一套好车，还可剩下个驴儿在家拉磨，能吃上细米面饼子加地瓜，雇有个把两个扛活的，自己人要下地盯着干活。第三种是家里有牛有驴，自己能套犁杖，也可勉强套出车，自己一家人干活种地，能吃上玉米面饼子加地瓜。我家就是这种情况。第四种是家里有一头牛或驴什么的，套犁杖要裹犍（即与另一家说好，两家牲口合用），用大车要借，一家人干活，能吃上高粱面饼子加地瓜，活儿忙时，就出去打短工挣钱。我们村能吃上玉米面饼子、高粱面饼子加地瓜的人家最多，能吃上细米面饼子加点馍馍的人家极少，就当时我所知，只有西村张悦家和门刘庄我姑奶奶家如此。能吃上细米面饼子的我们村只有我家前面一家，我们称为前财主家。大多数是如我们家吃玉米面饼子加地瓜或高粱面饼子加地瓜的人家。但还有另外一些人，家中房子不好，地也不多，连高粱面饼子加地瓜有时也吃不上，顶用的男人多数给人家扛活，女人孩子冬春之间有的要出门讨饭。这种人家不是很多，我们村四十来户，好像只有张丙仁爷爷一家。

一我们家除了有玉米面加地瓜吃以外，每年大概还能吃三次肉。一次是过年，一次是五月节，一次是中秋节。我们家乡五月节不是旧历五月端午，而是旧历五月十三。元末明初闹红巾军（老人传说称“红头苍蝇”），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燕王扫北，后来又与南京其侄建文皇帝夺天下，我们家乡都是战场。大部分人被杀或逃亡他处，当地已近无人。所以当朱棣永乐年间天下安定以后，就在山西南部往我们家乡拨

民。据说是都不愿离开故土往这里来。官府设了一个骗局，说：不去可以，谁不去，全家就往洪洞县大槐树底下集合开会；愿去者就在家收拾，等着走。我的老祖宗不愿到山东来，全家就往老槐树底下集合开会。谁知到了以后，就被官府包围了起来。男人都被倒背着手绑起来，女人孩子跟着押往山东。所以，直到现在我们家乡的成年男人都爱倒背着手走路，女人小孩子不许倒背着手走路，据说就是当初押往山东时倒背绑手的结果。我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，村子取名张北村，繁衍生息。到我小时，已有三个张北村。我们村子是老祖宗初到时住的，故称做老张北村。张姓人家，我小时除了三个张北村以外，周围如焦家寨、孟家寨、双庙等张姓都是本家，还有别处也不少，我就知道了。临邑县城内，抗战前还有张家家庙。总之，当地姓张的人家，大部分都是我的一族人。因为我们的根源是山西，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被押遣往山东，所以我们称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人。因为我们来自山西，所以也带来了山西习俗。五月节不是纪念屈原的端午节，而是五月十三给关老爷（关羽，山西解良人）过生日。另外，离我们张北村南面十四五里路还有一个回民村张家庄。据说老祖宗自山西被押来时还有一个鳏棍弟弟，来到后张家庄这个地方。这里有一户回民，男人都被杀光了，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姑娘，便招了老祖宗的弟弟为养老女婿（今天曰“倒插门”）。所以，这个回族村的张姓回民，至今还说与我们同宗。

1937年春节后，我虚岁8岁（实6周岁半）了。本来西张北村有一所单级复式小学（一个老师，一个教室，教三四个不同年级的小学生），梁漱溟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，开展乡村建设运动，又在我们东张村北办了一所短期小学。男学生每天下午半天，女学生每

天上午半天。15岁以下的学龄孩子，不分男女，必须上学。大人们从乡公所拉来了桌凳，每个孩子发了课本、石板、石笔、算盘，还有一份小杂志《求生之路》。老师是西张北村我称他为六大爷的张文冉。后来知道，他高中毕业，已考上齐鲁大学医学院，因无钱上不起而谋生教书。我被取名张法俊（几年以后，因重名太多，老师再给我改今名），二弟取名张法杰。学校设在我三爷爷（我祖父堂弟）的东园子五间房子里。三间北房作教室，两间西房老师办公。

正月十六下午，我和二弟被爷爷领着，送到了学校。教室内摆满了桌、凳，墙上挂满了挂图。当时只记得是扒开肚子的人（生理挂图），还有大螃蟹，各种鱼、鸟的挂图。开学后先学了一个歌，正式课程开始，先学注音符号：ㄅ、ㄆ、ㄇ、ㄋ、ㄌ……后学课本，学九九歌诀。

谁知道，我开始上学，有些鬼聪明，老师教什么，我会什么。注音符号、九九歌，还有课本上的字，我都很容易地学会了。老师还叫我教给大家背九九歌，还奖给我一个苍蝇拍，任务是每天中午上学早来，打教室里的苍蝇。因此，爷爷感到高兴，我娘也高兴。人们都夸奖我，老师见到我家人也说我“吃书”。为了这个苍蝇拍，还引起西邻一个同年的小叔叔羡慕。我的本家爷爷，照着样子，特地到集上给他买了一个，和我一块早到学校打苍蝇。

注：前述张北村来源，前辈因抗日战争等原因，多年未修家谱，传说记忆错了。2008年我们张姓修谱，又找到一份旧谱，知道我们是明洪武年间，奉旨由山东平度迁来的，也无老祖宗的弟弟给小张家村当上门女婿的记载。不过我们当地多半是明永乐年间，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，应是普遍事实，并不错。

二、日本鬼子来了

正在我高高兴兴上学、经常受到大人们夸奖的时候，学校放完麦假（农村学校阳历六月初芒种前后收麦子时放农忙假，不放暑假）开学不久，就传说小日本鬼来打我们中国了，在北京卢沟桥开了仗。

听到说日本人来了，老乡们慌成一片。大人们只要凑在一块，就议论：小日本鬼打来了，咱们要当亡国奴了。说：“当了亡国奴，人家过来，叫你趴在地下，坐在你身上歇一歇，你就得趴下。你不服，就打死你。”“你的房子、你的地，你的牛、驴、猪、鸡，拉过来就给杀了吃。”“小孩子，不高兴就给你用刺刀挑开肚子，钉在墙上。”下过关东的人还举高丽为例，就是如此。对挑小孩子肚子、钉在墙上一条，我特别害怕，多么疼啊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还发生了地震。一次夜里，我睡着了，不知道，早晨起来听大人说：“地动了。”下午我去上学，又震了一次，我感到地哆嗦了。我看到学校的旗杆在抖。老师吓白了脸，叫我们离开墙根。这一下子，人们更慌了。晚上放学回家，在院子里吃饭，爷爷说：“要有大灾了，地动了。”我娘对我说：“地底下有条大鱼驮着我们，它要翻个身，要把我们翻到地底下去。”一连几天，大人们都在议论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地动了，我们要大难临头了。好几天，人们都无心下地干活。

这时，大人们中的年轻人，开始受军训了，其中有我的叔叔。我

们三张北村适龄者，每天下午在一个场垣（夏收麦、秋收庄稼晾晒打场的地方）里训练。由西张北一位到区里受过训练的人来训练。没枪者叫准备枪，没钱买的做一个木头枪。我们村前财主家有一枝真枪（后来我因能识字，认得枪前部子弹仓上有“晋造六五步”字样，是阎锡山照日本三八大盖仿制的）。我家三叔参加训练，天天下午“稍息”、“立正”、“一二三四”。我二爷爷（爷爷的弟弟）说：“‘一二三死’，真是大灾大难要来了，为什么说个‘一二三’就‘死’呢！”他们训练还唱歌，歌词现在我们还记得一些：

时而观全球，世界上中国最弱。你看那全民皆兵何等快乐：
美国女人皆武装，法国人民皆执戈。可叹我国民如病夫，一般弱。

……

又：

军人首重服从，命令何等森严。纔有兵丁亿万，何敌周臣三千。离心同德胜败昭然，切忌藐法任意抚玩，切忌藐法任意抚玩。

过了些日子，人们又议论：日本人过了天津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人们又议论：日本人到马厂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说：日本人到沧州了。这时候，我已听到沉沉的大炮声，“轰隆、轰隆”，像远方低沉的闷雷。

这时候，大人们见面时的话题就是议论打日本人的事，我也最爱听大人们的议论。有一天上午正下着大雨，村长张丙和来我家找我爷爷，爷爷叫他丙和叔，两人议论起来了。村长说：“咱们不怕，人多，

一定能打败小日本。听说我们又摸了一次营，拿大刀砍死了好多日本人。”我听了以后，高兴极了。接着我爷爷说：“是啊，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，心不齐。打一两个胜仗，管不了太大的事，要是大伙一气就好了。”村长也说：“这就是咱中国人的短处，人家才来欺侮咱们。”听到这儿我又有些难过，感到没了希望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村子里的老老少少，更怕日本鬼子来，更希望我们的军队打败日本鬼子了。一些年轻的妇女、姑娘们，家中的老人给她们买上烧纸，每天晚上到十字路口烧纸。口中还念叨着：

十字路口烧烧纸，一气烧死日本鬼。

十字路口见了灰，日本小鬼没了魂。

村村户户，都是这样，老乡们在希望打败日本鬼子，免去即将来临的灾难。

接着传来了不叫砍倒高粱秆的通知，人们收秋，都拿着掐刀去掐高粱穗。

又过了些天，村北约四里路的汽车路（公路）上，开始过兵了。他们是从前线退下来的宋哲元的兵。听说山东韩复榘的兵上去了。

一天下午，我看到从西北方向天上来了一些飞机，数了数共有八架，往东南方向飞去了，接着就听到东南方向轰轰地响了起来。后来飞机又飞回来飞往西北方向去了。大人们议论说：扔炸弹的方向在城（临邑县城）里，大概把城里炸了。晚上，在城里县衙门干点什么的张承业叔叔回来了，他对大人们说：“来了八架飞机，把大堂（县政府、衙门）炸了。”又说：“这些兵真熊包，明明有朝天打的机关连

(高射机枪)，全跑了，不敢打。”

一天中午，天上来了三架翅膀底下有红月亮的日本飞机，在我们村子北面天上转圈儿，全村老老少少都停下手中的活计往天上看。我看到飞机在天上好像停了停，接着下面孟家寨方向西边“轰隆、轰隆”响了起来。大人们都嚷“飞机扔炸弹了”、“快跑”、“快趴下”、“藏起来”。于是大家都钻进场垣里堆放的庄稼底下，靠壕沟近的还滚进了壕沟。飞机走了，到我回家吃完午饭再回来，大人们说：“日本鬼飞机看到在地里刨花生的人，把镢头刨在地里，把儿朝上，它以为是高射炮，所以就扔炸弹。”“以后再往地里刨花生、地瓜，千万把镢头放倒，不要刨在地里把儿朝上。”我们再到地里刨花生，看到飞机来，就先把镢头放倒，然后钻到花生秧子底下藏起来。

又一天下午，我在花生地里捡花生，又看到了从西北方向来了两架日本飞机，在我家东面偏北方向俯冲下来，我以为是它掉了下来，高兴极了，喊：“飞机掉下来了，飞机掉下来了。”接着“嘟嘟嘟、嘟嘟嘟”一阵机关枪响，飞机又起来了。这一下子我明白了，不是飞机掉下来，是飞机上面的机关枪打人。第二天听说打的是汽车道上的几辆大车。

形势越来越紧了。我爷爷、伯父、叔叔，天天合计着要搬家了。村北四里路的汽车道上，经常往东南过兵，与我在汽车道北十二里路的姥姥家也通不上气联系不上了，听说她那里住满了兵。这几天家里我娘、伯母、婶婶，把存的麦子天天拿出来来磨面。一天下午，她们开始用磨好的面烙饼，一直烙到晚上，烙了一大摞儿。

第二天，全家套上大车（我家有一个中等个儿的牛、两头驴）由我伯父赶着。爷爷的弟弟——我二爷爷一家，也有一辆车。我们到爷



1937年11月13日，朝临邑行进的日军长濑部队。

爷的姥姥家佟家庄逃难，那里没有西北东南向的通济南的汽车道，不过兵，也不来鬼子。佟家庄离开我们张北村十八里路，我从没去过。到了那里，爷爷的表兄弟们，让给我们一个小院子，我们两家在那些房子里，打上草铺，就着原有的一口锅，天天吃小米绿豆饭。

在佟家庄住了些日子，伯父赶着大车要回去拉东西，我娘也跟着回去，我也想家，非回去不可，于是我回了家。这时村子里已没有多少人了。为了准备随时逃走，大车辕子朝外，绳套夹板弄好顺好，挂在辕口，拥脖摆在车前，牲口在槽上喂着，饮水桶在外放着。待了几天，我三爷爷家承芳叔叔订的媳妇娘家要逃难，把她送来了，说：“既然你家定了亲，就是你们的人，领着走吧！”于是在这个晚上，我承芳叔叔算是娶了媳妇。第二天早饭的时候，西北盘河镇方向突然哗哗